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三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  
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  
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典  
容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  
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  
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  
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  
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談多奇中謂余阨  
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  
之期也時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  
殤丁巳三日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  
形神半渙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  
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  
且畱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  
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  
山灣遙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  
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  
拂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  
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  
釋然偷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  
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  
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  
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  
湖也將盡望見舟山口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象山邊  
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  
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  
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  
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  
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  
以二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  
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



內相奉 旨敕建殿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  
聳異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河湧駭人東望  
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袞袞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

險也

大約山劈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  
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  
葦石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  
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  
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  
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  
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爲擾民而止

余任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稱則其海口最大與日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據惟識者叅之

近時諸公議曆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余曰我騃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卽差不過一日無甚關係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  
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  
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纘先緒  
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  
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  
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  
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欸我保富貴取賞  
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  
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  
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  
僅十餘里謀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  
警急急余皆不顧旣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  
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  
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鏡  
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  
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任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鶩悍破戒萬曆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孚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竝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叅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髀病輒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胃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言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  
嗇官三石牛嗇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  
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  
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  
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卽有人送三石牛嗇官劄  
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  
身代又久之始得乖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  
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竝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  
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  
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  
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  
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捧齋萬僧衆僧稍稍  
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  
幢蓋遶牀而過砉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  
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  
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  
而望洋者却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



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刹奔走盡天下凡西  
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  
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亘可十丈春濶  
亦二三尺際北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  
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春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  
震懾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  
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  
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  
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

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  
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  
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  
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圓然矣却氣象清曠  
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  
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旋  
又無畧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卽以舟拖閣灘  
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  
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卽驚動波



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罌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罌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韭山形勢巍峩島灣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望此爲淮直上爲普陀矣

海水本遠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罌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船安罌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罌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罌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溇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



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嵇頭舉海門港曰松  
門港曰蒼山舉曰玉環山梁舉等舉曰楚門港曰  
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舉曰女兒舉中等安  
舉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口長  
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  
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舉曰牛欄  
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  
曰寬舉其餘下等安舉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  
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  
類皆團土無舉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  
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舉處處要斟酌此  
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闕傳又善占風望  
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  
數萬人販米于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  
下江曰恐茶山王糴去也米一時踊貴至一百  
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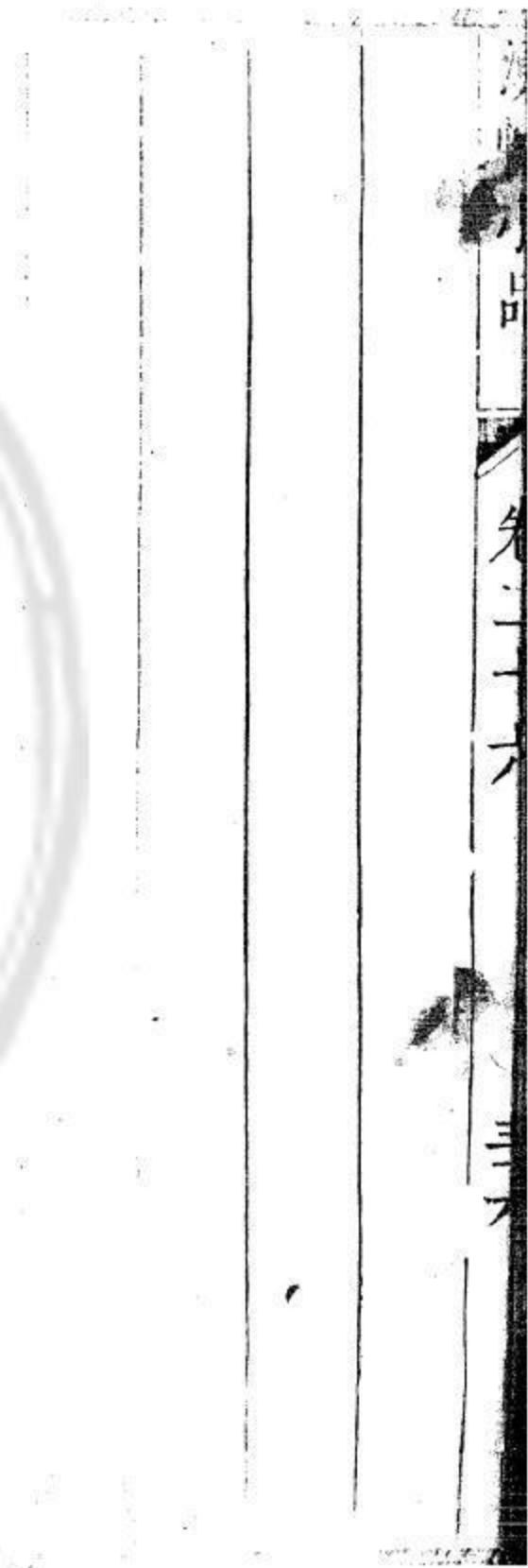


在恒擾平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  
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  
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壘無港原非駐足之  
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  
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邊際要之自開闢  
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  
登之載藉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  
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  
土着必爲衆所窺卽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  
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亦不散  
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  
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于  
當道徃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  
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勝遊佳境

梅丈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 二十一則

木 十則

松栢聖跡

僊果樹

神棟

水檀

柿石

射樹

綠衣乞命

竹 九則

草 八則

雜品 九則





甘露

嘉禾

狀似

雲雨

鶴兔

獼祠

犬逐通判

三巨人

物異 九則

色異 二則

水旱 二則

地震 三則

山崩

血湧

都城大水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勝遊佳境

湖上朱國禎輯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磬螭  
 芙蓉時西湖木時青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  
 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  
 松石棲賢筍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  
 幾得之

梅丈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爲骨冰  
爲髓耿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  
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煙霧繞藐姑之仙下  
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曉一客曰  
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  
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  
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賈人以木筏

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  
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  
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  
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  
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  
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  
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



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囊之雜菊花  
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輒罅者旬輒出  
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  
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  
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  
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  
縛爲盤盃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

者持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  
楹桶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  
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虛  
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  
杜鵑樓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  
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  
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  
花枯癭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  
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旣而復茂嘉



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並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谿癖憑仗盆池借一枝太華峰頭幾夢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面面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脗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漚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至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爲九皮果

石槠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爲金彪蓋避錢鏐諱云刻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槠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枝蔭滿庭

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脩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艷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



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臯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劔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旦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

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卽殞易數主皆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旣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竝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墅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凋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虛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爲最盛遍于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

一樹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球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筮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然薝蔔亦六出



木

楓木之老者爲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臚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卽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爲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荆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金荆檣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蹙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滇輶小品 卷二十一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遇僧有異行者卽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南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各異

### 松柏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 太祖征僞諒時憇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卽地建亭掘得白鱉畜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



贈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栢後翔亭繞之而空其中  
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  
年古栢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 聖恩  
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 僊菓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爲仙人擲樹枝  
於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  
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  
栗差小味則同

### 神棟

古棟樹在江濱埜田中土人呼爲黃棟高不過丈  
許而週匝可布十肱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  
百十怪石磊磊峻嶒逼而眎之莫辯其爲植木也  
綴以老榦虬枝拳曲夭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  
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  
年物也好事者裴徊其下移日忘去惜時大荒非  
塗轍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  
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



俯視如薺規圓可三畝牧童翻舫抖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黃湓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為期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沾水之候

柿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數百年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

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洎宣和未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為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蝟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極樵至公前叩頭乞命嘿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問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構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乃有神如其值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木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爾雅莽數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爲竹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錄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榦大而厚異衆竹人取以爲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寶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甚奇聞今亦絕種矣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



竹瓜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  
抱之竹瀘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  
方有弓竹焉郟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  
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爲杖溱州產通竹直  
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  
竹湖湘間有篔簹竹可以醃羅浮山有龍公竹

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母相間交廣有思摩  
竹筍自節生筍旣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  
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  
竹產占城國

蘄州嘗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  
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  
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  
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  
名曰經劫草

蘆葦茗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茗尤紺碧  
可愛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茗山高二百  
丈遍山生茗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茗水所由出自  
頂及麓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爲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線有  
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卽寤又有草名八角蓮

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  
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漬水作  
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桺而大蔓生著  
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茵  
唯甘草汁解之

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蔓間食其  
葉久則蛻而爲蝶女子佩之號爲細蝶北戶錄有



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卽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容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屯羅島

之麻實如蓮莢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上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棗杏之屬爲核果梨柰爲膚果柳胡桃之屬爲殼果松栢之實爲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蘆穀稻萌謂之秧



苔爲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宣鮮南人呼爲妬草  
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  
傷也

今人稱茄子爲酪酥出于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  
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  
爲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  
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  
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

于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爲黃瓜胡荽爲元荽胡麻  
爲芝麻胡桃爲核桃江南曰羗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  
王予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  
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騫林茶葉初泡極  
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爲茶寶也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  
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  
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  
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  
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臯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  
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胸離狐縣界有草  
生具莖靡纒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  
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絞馬矢以吸多渴死者餓  
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  
口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爲  
王築壇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



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先是其地  
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爲益土之兆嗟乎天與雲  
豈無知乎僭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  
不獨爲君子設也

###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寓頗遠艱于趨赴移  
之西關外構堂舉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于上翔  
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  
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

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  
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  
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  
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嗥則爲兵  
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  
忙攬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醫類  
授神方



大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  
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語  
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相牽詣趙  
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  
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  
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

袂飄搖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  
三友人丙夜過秦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  
三丈餘衣鷄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  
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  
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鏗高二丈餘兩  
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



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  
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殼蟲墮地大  
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薨薨  
如蝗瀋陽錦州城堦牆爲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  
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  
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  
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

男女無弗見者者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  
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  
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墓數百萬大小相負自  
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  
無迹負行墓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  
水徵云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  
額下有日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



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曆十七十八年揚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扈扈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哺時山東臨邑縣蜻蜒蔽空勢如飈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萬曆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割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牲醴悉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隣睦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



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渦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翌日白濁如泔漿凝于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竈丁三

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曆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二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畱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



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抹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  
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  
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  
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  
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  
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

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  
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  
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  
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娛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  
命歸寢領諾歸未卽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  
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墻壓斃太夫  
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冀北道叅  
議耀州左廕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闕鄉店宿



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寤聞未起既李被崩崖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尚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卽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

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尚禮進士白大川華陰御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璧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數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尚書以火廂坑煨燼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



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蓋又未可以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始覺爲訛言如渭南之民捨倉庫以鄉官副使南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尚書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

居常震搖迄萬曆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爲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卽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雷者萬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二三里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



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筭而餘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曰蛟爲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爲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而出決不止雉蛇之毒氣也

###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入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卽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

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滄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塌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



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  
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滄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  
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  
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與馬不得前城  
堙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  
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  
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糴



佛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蔣山佛會記

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

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泉

佛牙

布袋

遺斃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琴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塶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獸左施帳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瘞和尚

拳棒僧

二則

達觀始末

三則

梟禿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滄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  
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  
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  
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 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日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  
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  
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日法  
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叅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鑿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  
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人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爲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塲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狴座如覲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

其五

鬼宿渡河夜漏將半殿

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

其六

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

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

其八

鴻恩旣廣氛

盞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

其九

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



垂來齋其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旣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戴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徃徃盛傳徒增愧  
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  
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  
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  
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  
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  
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聞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羜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卽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母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永存

### 袈裟

秣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

或從毛作罽毼

一名無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 五銖衣



稅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爲釁十釁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湛師以爲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爲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稱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竒爲勝而業爲儒者耻以竒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竒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竒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東溟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背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訪異書入全張雲



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琬日翕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琬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  
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  
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  
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  
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  
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 上於  
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  
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輿所 賜璘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爲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剝不可步爲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逮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國朝歸魏



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徃復甚苦旣有緒典補墮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爲今已蕩然矣

###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  
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  
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  
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  
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  
末慕容已徃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  
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  
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織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甄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啓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日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竒古凡  
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  
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今日供  
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  
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  
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  
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  
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 國  
初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二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殿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明永樂九



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 上所以召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何故曰畱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畱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 誌公塶塔

臨邑縣東有塶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請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死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斬其祀吁可畏矣

###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重剎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罄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畱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卽佛卽僧

龍湫

寺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  
龍雲南是巳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巳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卽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肯畱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  
不能畱欸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常自理會  
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  
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  
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  
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  
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  
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  
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  
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  
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  
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  
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閔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  
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闕  
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  
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  
闕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  
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  
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  
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  
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  
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賢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爲卽可僧詰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同旣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踟躕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與歸茶毘焉竒矣竒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旣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趺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齊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沙幢小品 卷二十八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  
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  
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  
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  
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  
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三吐五  
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  
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  
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  
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  
之耶

###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淳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  
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宇一赫蹠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  
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  
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真樞前諷唄移時去竟莫  
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  
公欄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  
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  
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矣

###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  
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  
死于倭

###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  
闔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齟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並有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宿矣其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劊甚歎曰駐不得矣卽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歛有笑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髡五百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  
者既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  
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  
口說也

### 梟秃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圃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遏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還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贖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  
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傲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髮蓬蓬



皆假裝掛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  
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談人可畏





法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法冠僊師

石函

盧山老人

吳翁

泥人生鬚

蛻骨

判官精

水仙

獨孤吹笛

李金兒

白鶴仙

三大事

白衣道人

逢呂仙 三則



臥水

劉羅陶仙遊 三則

山子道氣

一字散

開瞽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工飯

全真教

醒神

符錄

引儒釋 三則

老君像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玉梁

湖上朱國禎輯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驗因置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為黃龍乘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瑤  
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  
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  
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  
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  
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  
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  
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  
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  
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  
山下白雲淡處吾家嘉定問徵赴闕對御稱旨館  
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  
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叅化妙靖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郊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鞞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鬻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幄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逼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檟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泔澣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丈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史笑曰非所知也乘相晉宋相南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延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日大將村爲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劔之地曰劔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辭二將餞之於鷺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  
十餘日乃止

###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  
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  
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率山西峯陳希夷  
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  
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  
弟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者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  
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爲之無異  
土偶也

###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  
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  
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口有人  
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  
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出焉爲毒蛇所嚙遂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  
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  
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論矣然素慕謝康  
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  
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  
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  
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劔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  
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劔不可取有  
龍高二尺許而環劔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  
峴曰汝與環劔吾之三寶今也旣亾環劔汝將何  
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  
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  
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廻棹  
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  
溪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漢朝小品 卷二十九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丹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使暮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暄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釣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  
率所不通會客同諠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  
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  
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  
獨孤生日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日公亦甚  
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  
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  
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日  
某頭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  
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恹惜否李生日不  
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感踏不敢動至  
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  
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日李  
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  
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  
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  
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  
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  
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  
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  
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  
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  
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  
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  
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  
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  
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  
是冊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  
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  
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  
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為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誠之日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公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為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為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  
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  
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  
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  
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  
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  
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關咸竊驚

其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  
時當奉大對爲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  
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  
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  
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  
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  
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篲待襯於沙門七  
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  
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鼓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  
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  
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  
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  
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  
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  
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  
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  
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  
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  
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  
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  
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  
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  
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  
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已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  
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  
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  
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勅閣臣劉吉姦邪貶  
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慕  
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  
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  
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已故址一如  
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誦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  
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轟  
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  
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倘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朱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  
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  
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  
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  
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  
酢致慇懃因構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  
及庶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  
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  
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  
知公無公自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僊

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  
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  
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闢之長老謂在朝文  
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 今上卽位之元  
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  
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  
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  
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  
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歛  
歛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碎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  
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  
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  
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  
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  
遷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  
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  
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  
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  
不歿汝則要歿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  
邦靖相繼歿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時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  
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  
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  
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  
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  
歿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  
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  
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  
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  
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  
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曾死也

###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傅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  
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  
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  
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  
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  
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  
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  
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  
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  
姓菜蕎並種復人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霖

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  
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  
波浪以致雲興雨霑而獨無雷梅疑坐不動曰龍  
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  
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  
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  
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  
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縑縷寒顛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燼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明失所在矣凡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癥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瞽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日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汚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旣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

左目剗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胥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  
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  
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  
上游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  
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  
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爲  
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  
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跌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嚙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鷄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卽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 肉芝

季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  
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啜至飽一方  
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  
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  
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  
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  
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  
猶能誤人針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  
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禱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  
足爲重輕也

###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  
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  
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  
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  
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  
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  
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  
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  
益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  
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  
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  
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  
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  
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僊應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  
徒訟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  
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僊目之  
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  
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  
形貌旣聳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  
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僊日



夕大嚼每一食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  
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  
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卧病一友曰見此翁  
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  
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  
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  
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  
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論令服花金帶速行或  
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歷祭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  
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  
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  
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  
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  
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  
之術 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塊于人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千奇萬態莫知虛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爲所使矣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

緯書

一曰元宮上仙

西陽



雜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

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一曰淨光重

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儒童俱清淨一曰明時晨侍

郎後為三天司直已見厄言後夏馥亦為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十

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仲由在唐為韓

滉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為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

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西陽雜俎又為忍辱仙

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為釋迦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為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眾叅會眾說而備錄於

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

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

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

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

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

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

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  
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  
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  
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  
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  
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  
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  
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右  
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

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

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

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

玄妙篇云初生

時名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

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

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

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

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廼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  
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  
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  
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  
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  
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  
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  
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  
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  
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  
有石礪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  
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寘堂中  
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爲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  
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  
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窓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  
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  
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口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  
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  
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  
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  
傳已久謂其年礪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  
鶴翅皆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  
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漁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海鶴小品 卷二十一  
三三  
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  
渡海鶴飛還條然只閉關幻經元不着去住總閒  
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虜衆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三則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 十四則

揚安地界 二則





兵兆

寨鎮

屬國 九則

差往海外 三則

占城 二則

日本 十一則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島

東湧覘倭

籌倭

平倭 十一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虜衆來歸

湖上朱國禎輯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太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麤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掄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  
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  
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濬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  
輒滯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無糧旣缺舍餘  
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  
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  
價給之

###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  
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  
會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  
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 勅書一道綵段十二  
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  
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  
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旣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太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  
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  
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  
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  
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 旨那吉首克歸  
款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絲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  
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 賜經像

虜旣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宮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葢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 賜經像  
蹈以進旣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汙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首聞輒齧指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紉絹巾悅紉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截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 國法乎曰中  
華 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著四人人餉馬數十蹄  
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曾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縻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爲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亦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古所餌而羈虜者非獨  
言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番僧有闡教闡化  
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  
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  
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  
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  
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

廷遣宰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  
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  
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價  
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  
鐵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  
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  
文官廬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備取



運城數十驛其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  
鏖運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

三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  
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  
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  
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帥單  
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鞞自白魁輒力  
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  
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  
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  
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  
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  
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  
妾醮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  
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  
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  
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  
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  
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曾盡輸其  
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子  
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  
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  
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  
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 烽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  
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  
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  
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  
別互而用之可也

###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推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叅將會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

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五曰摩

此詔今麗江府六曰蒙雋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  
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談誤用者至作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具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  
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  
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  
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  
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  
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  
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獐  
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  
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  
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米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後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獨闡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澗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  
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  
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  
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  
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  
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  
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  
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百餘

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  
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輭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僕斯宣諭隨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爲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跡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  
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  
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備正東  
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  
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  
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  
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諂之也



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憐以聞後赦  
登庸爲都統使惟憐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  
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  
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  
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直而蕭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腰帶  
舛諸大臣其未之致耶

###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徃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餼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嘗付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梧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一



海幢小記 卷三十一  
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武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艍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及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擘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旣見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地坐三代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賫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僞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濃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躡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北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栝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撈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撈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内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從下以鎗戮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日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自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繼出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繼入給兵仗夜半繼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沈疇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換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士所殺也爲塋于峴山之麓

###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破繼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旣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編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槁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蓼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纒九月以後卽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為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舵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  
李進葉貴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大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縣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檣俱卸似  
掠定海白勝船藏南礁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為證忽見南礁船張  
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儘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眾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既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二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美刀或以刃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

### 上裨將

####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所謂點鬪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凡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問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震耀以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愍士  
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  
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  
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  
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  
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  
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  
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亾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蹙倭于王江涇大破之  
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  
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  
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  
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  
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烈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  
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  
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  
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  
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  
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  
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肅

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舉山屯于山巔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畱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灰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或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

追之少嗣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

或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

引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

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

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

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

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

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既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許默  
出題謫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懷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鶚撫福建公兼兩浙  
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艤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泔  
港任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  
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  
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  
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駿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僂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淑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款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朝公念淑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出

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淑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淑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嘵嘵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棊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  
畱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  
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  
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  
于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  
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  
之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  
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  
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  
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  
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  
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涇港諸酋復  
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  
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  
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  
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烏  
沙門或自峒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塲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岑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筭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懼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厰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鋸屋材爲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二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澗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淵兵至急遁出海水丘邀擊洋中犁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紆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游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建疏濬寺卒 上憐其功免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鶴 一則

羣鶴招鶴 二則

燕巢

鳥之屬 二十六則

鳥田

白鹿 三則

異獸

獅象 二則

犬 七則

虎 十一則

牛

生善道

兩牧犢相衛

相牛法

牛禁 二則

猴



猫

豕

獸之屬 十八則

龍 十三則

龍鳳名狀 三則

猪龍

龜 三則

蛇 六則

毒食 三則

魚 五則

冰井魚

神魚

進鮮

雜物 五則

蝌蚪

物理 五則

湖上朱國禎輯

鶴

湖上朱國禎輯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  
 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  
 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劊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  
 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  
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  
曰若非我陳州第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  
悲影吊爾幸畱者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  
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傍後  
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羣鵲招鶴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  
頃一鶴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  
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啣  
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鶴搏  
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  
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燄之  
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



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鷺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前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鳥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鳥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活羅

秃鶯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秃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爲之一空蓋秃鶯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鳥鳳如鵲而紺碧髮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石英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成卽發封不成則窒其窠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爲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鷗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

蛟常爲害持鷗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鷓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梁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



伯正黑者爲鈴下細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鷓鴣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貴而鷺賤雖然日食雙鷺而易之雞不又曰鷺貴雞賤耶

工部徐謐興化縣人畜一天鷺徐有往鷺必從之或入朝則鷺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鷺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鷺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鳥田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  
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  
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  
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遠亦產此異  
矣蓋天生以應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  
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柱峰之下踰月  
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  
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生  
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爲合浦令  
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  
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爲尚書郎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

獅子天馬文豹紫象

高七尺 似駝而花文可愛

靈羊

長角馬哈獸

角長于身

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

三尾龜

### 獅象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里黑麻王偕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形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楚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于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後猊日行五百里爾雅後猊類麇貓食虎豹世謂白澤後猊皆即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臧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于胡大海 太祖宥之命爲行省叅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于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爲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 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歿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旣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



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  
從犬足爬地果見那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  
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  
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  
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死某亦被刺落水  
幸而不死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  
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踰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  
犬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  
出有畜犬嗚嗚啣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  
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  
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  
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  
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燄縣四門起于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  
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



春氣使不爲害今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  
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汚者  
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  
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  
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  
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  
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廿守糠  
覈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  
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  
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獵徒也再世爲  
秀才今爲犬後身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  
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  
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

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睨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賞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隣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飢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畱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畱笑曰去此不知



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  
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  
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  
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  
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  
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  
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  
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又  
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卽  
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  
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  
察院升大槐枝顛耽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  
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  
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擊定一手取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輒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時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楛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擇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旣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



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  
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  
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  
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  
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瞽瞍然命之去娥叫  
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  
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  
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  
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  
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  
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旣畢事朱復誣  
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弗校卽更  
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卽死于虎若  
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



漢輶小品 卷三十一  
突來攫其騎啞其臀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  
朱以溫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  
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修下瞰湍流甚  
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  
因卽返俟明桴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  
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  
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  
死獸亦遭阨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  
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  
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  
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  
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  
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



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太祖御制文集稱

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闊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焮潼取酥酪以雍酥  
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  
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  
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  
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  
想各邊亦當然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滉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  
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  
錢遂飽所欲有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  
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  
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窰狀卽  
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  
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



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貓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  
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  
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幌  
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潞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王衣裙行  
異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

是會豕以飯澡以泉衣綿篋擅凡十年大可比牛  
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爲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爲尤  
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  
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爲驗

貓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爲駮牛七尺爲犝羊六尺爲羝彘五尺爲



猓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鶻此皆就絕大而高者  
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  
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  
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  
紛墮地人旣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  
可證飛熊之說

狨似猿猓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  
獒猿獒每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狨擇其  
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  
蹠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猓自腰已  
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  
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  
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  
彝尚書傳所謂虎雌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  
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  
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  
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北流山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  
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叅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  
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萊蕪蔬果竹萌之  
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  
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  
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貓一名烏圓其目睛旦暮皆圓子午時卽斂如線



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麀無膽兔無脾驚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  
粗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羣鼠  
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  
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骨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  
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  
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  
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  
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  
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  
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  
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  
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



舂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  
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  
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  
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  
得一鈔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  
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畝十畝  
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  
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  
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  
蛰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  
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  
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  
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  
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  
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  
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于腹  
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爲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爲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兇之手瑞乃爲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爲竒耳然禹視如蝦蟇原不以爲瑞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爲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奠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



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  
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  
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  
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慮時陽爲患奏開月  
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  
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邗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  
野龍潛伏邗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  
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  
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  
蕩室廬壞禾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  
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  
漂浪騰水望祀河濟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  
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凡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  
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  
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  
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  
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  
截取爲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  
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  
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  
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  
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  
後鸞顯政篡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  
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煮藥以  
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爲帝王子族  
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  
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用  
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爲之宣洩  
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  
則必有毒龍惟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  
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  
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頰鴛思龍文龜背  
燕頰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麕首牛尾狼頭馬  
足圓蹄肉角麟之狀也有角爲虬龍無角爲螭龍  
有鱗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曰鸞赤曰鶡黃  
曰烏白曰鸕紫曰鶩麟之青曰鸞狐赤曰炎駒白  
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  
觸鳳肉啄而不啄鱧骨脆獬骨實蛟骨青鳳骨黑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



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蟒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  
鼻反狼腸直鵠喙曲獐羊之角重於肉斲木之舌  
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  
百獸肉

神龍所經盆盎漏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麟之  
鬪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犴牛之搏海水  
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 猪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雷二三寸不

著禱禱被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  
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  
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  
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  
此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  
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  
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沂河而上  
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于  
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  
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卽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  
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  
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邪抑蛇爲水之怪物  
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  
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  
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  
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  
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  
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  
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躓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斲蛇一名塞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內脫殼爲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于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  
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疾覓蘄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採菌于木以爲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者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鼈潮州有人取一巨鱔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二人過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  
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  
鱒魚百尾時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  
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  
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  
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  
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

令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今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  
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爲鮝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蓴作羹開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爲鮝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  
在蓴亦可食炙食之至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腹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  
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爲頭一水  
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  
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  
者蓋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  
若在溟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  
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槎頭鱖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櫓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爲上蓋深潛土中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思得鯽方盛暑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鱗梅溪年十一親見又奇矣

###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出遂雨

###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



七年數船止二隻 神廟三十年以進鮮粗惡奪  
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  
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  
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入畏雞食之生魚亦  
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  
物人傳能食白蠟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  
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  
室屋不意歲被白蠟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  
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  
來白蠟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蠟存若令人  
掃地上遇此物幸爲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蠟必  
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  
名曰蠟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蓋

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况鍾被敕索千箇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蠹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僊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爲漢兵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蜂蔽日下謙船已而皆不利近則南中黃侍

郎見第十二卷

楊遵菴致政歸一日遊鎮江北門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攢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遂菴瘞焉表其封曰養蜂塚親作文祭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向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蛩蛩卽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蜈

蚣

蛩蛩



經與君不誤公佐治摧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蜎  
蜂無數次進嚙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  
一而前時皆能歸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  
手孝一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  
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蜎蜂也意傷  
之瞞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  
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  
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  
金也承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謂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閩人石楚人皆有  
清名石之子有恒已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

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金

###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鸛鶉之  
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  
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鴟鴞  
得桑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  
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



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  
魚食巴莖則死鼠食之則肥護草忘憂合歡蠲忿  
倉庚已妒鵲鷄治魘橐蜚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  
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粦遇  
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坼地以筮鸛禹步鴛畫印獺祭圓  
豺祭方蛇蟠向壬鵲巢酉歲燕伏戊巳蝠伏庚申  
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虔鵠知來程  
淫知往佛佛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  
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鵠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  
之邪正鷓鴣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兔恒向月  
而息鵠鬣于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鵠鳴羸于孟冬  
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  
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  
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  
則行空橐駝遇癘風則埋其鼻純將風則踊鼉將  
雨則鳴鵠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



雨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  
生葉

食品以鷺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鷺今東南  
大家以鷺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  
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卽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爲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惠一千陰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論賊 二則

縣令討賊

流賊 六則

振武兵變

鄖陽兵變

黃梅盜

倖賊先兆

盜儼訛傳

妖人物 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 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吳建

丁匡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畝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凡嘗劫羅繼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

戚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宐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以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以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成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畱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於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畱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畱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曠賊殺吏潛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葉光家蓄歿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燼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

甲第一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亾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上怒降承章爲副千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臧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燬亦遣校尉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窄室

招集亾命劉宸

卽劉六劉寵

卽劉七齊彥名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上楚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王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其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  
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逆  
罪忠與永成爲之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  
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  
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  
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  
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  
頃齊彥各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  
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中云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爲之奧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團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鏐等于市鏐卽趙風子少爲  
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鏐與其  
弟鏞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歿立惠爲首惠  
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改名懷忠稱  
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  
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  
二萬分掠州縣鏐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鏐  
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鏐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  
聽尋以皮製鞍鞵 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  
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  
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  
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  
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  
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  
之

###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二十九  
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  
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  
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  
之前數日遍體皆粟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  
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  
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旣以苛刻失衆心有數  
士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  
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廠何綬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設我馬爲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廩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鏊呼曰幸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完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爲書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  
敷軍士梅林王所能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 噶賊先兆

噶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歟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

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欽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  
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  
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  
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  
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  
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  
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  
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走作圍圍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暎日作金色數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復用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干戈炒不得了有  
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卽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  
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  
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  
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  
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  
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  
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  
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  
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  
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  
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迂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逢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瀉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  
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  
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  
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  
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  
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  
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  
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  
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

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 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內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興者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懽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衆銀恐事覺携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策杖從之時稱臣主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爲新城人所獲并得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張及依道爵  
皆斬于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  
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  
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鄙署  
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  
州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  
爲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景寅  
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  
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亾劉  
遂僵仆悸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  
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  
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恠朋作犬登竈嚙兒  
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刳任氏二稚爲幻  
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悸未幾卒兩家亦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眾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二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闕各戶多縣籠籠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聾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扶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笊中擊之鋸牙齧入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盤盃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衙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或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鋪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爲猫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旁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  
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椀并數珠假以爲  
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  
前後所發墓無算主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  
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  
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  
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爲齋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前後殺數十人事聞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鬩丐者適械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儼礫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闕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麪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  
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  
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  
乃改儼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敘已歿如  
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霽雨枷大中橋  
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  
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  
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



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  
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密過南中宿  
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  
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 宮禁中亦不得  
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  
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  
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  
別爲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  
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  
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  
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  
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頌  
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始遍遣去僧  
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  
年雖 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



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慫恿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

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曾有開闢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茶至含而四噉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檝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從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東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讌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爲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没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官府擾動朝野以一無賴子曠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奉之銀時時允內臣奏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起逐于端門之下大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 朝廷矣然猶曰 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橫都不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適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美唇舌逞千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更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



徒衆益多遂欲于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爲遂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某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聽吾言緩而兵我贖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投建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兵遂至圍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禍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建潘樞黨也其衆雖殲有脫而蔓藏山海間者今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



聞者種墩馬全十實行其教浸于閩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爲昏夜則聚男女于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誤認襟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籓而歸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蓋自投死地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之聖人亦救不得

###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于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殺勿輕罰民間自然寧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釀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與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儼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丁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旣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



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于何有  
時翁方謂野大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  
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  
解要之一日丁匡卽一日太平一家丁匡卽一家  
太平一方丁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  
大小耶

